

母亲的春耕

平晓斌

又一个春天来了,而母亲却走了。太行山皱褶的田地里,乡亲们又开始了一年的春耕,但却少了母亲的身影。

春天,开车行走在太行山中,车窗外,田地里一闪而过的每一个劳作的身影,我都会不自觉地将他们与我的母亲相关联。此时,要是母亲还健在,一定也会在田地里劳作吧?!

在村里,人们通常用“上地”来描述田里的农活。为什么是“上”地而不是“下”地?步入中年的我能想到的原因是,对农民来说,田地就是给予一切的“母亲”,正所谓“春种一粒粟,秋收万颗子”,以“上”这个动词来表达对田地、大地的尊敬之意。母亲是一个纯粹的农民,生在农村、又嫁在农村,上地耕作,勤俭持家是她一生劳作的轨迹。

1970年代,是我从地上爬行到步行上学的少年时期。这是我与母亲一生之中,时空距离最近的时间段。从小不皮实的我,吃奶一直吃到四岁多,才“让位”给妹妹;每天半前晌,奶奶还为我熬一小铁锅的稠米汤;家里养着几只母鸡,清晨放鸡时,母亲会挨一个“检查”是否有蛋要下。如果有,则会直接把鸡扣在箩筐下面,等这些鸡下了蛋,才被我放出来。作为“回报”,我会将一把玉菱籽撒给鸡们。之后,奶奶会煮一颗鸡蛋给我吃。大约三四年之后,我的体质还真的补起来了,母亲见状十分欣慰。我的这一经历,母亲经常提起。尤其是在她生命的最后几

年,生活不能自理,进出门、上下车,全靠人背时,我能独自背起比我还重的母亲。这时,我能从她混沌的双眼中读懂:一个重病在身的母亲,对儿子对她的生养反哺、悉心照顾的那种宽慰与满足。

母亲是党员、村妇女主任,自然要在队里集体劳动中起带头作用,再加之我家是“四属户”,全家六七口人只有母亲一个“全劳力”,她也得多出工、多上地,才能多挣工分、秋后多分些粮食。1970年代,母亲正值三十岁左右的壮年期。那些年的春天,是母亲一年之中最为忙碌的季节;队里的生产劳动必须参加;老宅基地的三分自留地也必须整理各耕;家里除父亲(他在外工作)之外六口人的生活要照顾;特别是这期间2个差两岁的妹妹还相继出生。生活重担之下的母亲,没有叫苦叫累,有的只是面对不易生活的坚韧与砥砺。因此,我对春天的理解,很少从“最美丽人间四月天”的意境去解读,更多的是从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”的角度去思考。因为母亲,在我人生之初,就给我留下整个春天忙碌劳作不歇脚的生命印记。

那个时候,村里的小学会放春假,一般十天左右。我和同学们被分配到生产队,随着大人一起上地去点籽、撒粪、捡草根,每天可挣一二分劳动日的工分。母亲是干农活的高手、快手,她用镢头在前面刨坑,我跟在她后面点籽,一会儿功

夫,就被她甩得老远。母亲见状,就会骂我,有时还踢我几脚,但我还是快不了,身上出的汗能将衣服浸透。这是我跟着母亲上地劳动的独特经历,前后共有三个春天。之后,在父亲的安排下,我被转学到县城小学读书,离开了母亲、离开了农活、离开了村庄。

队里的地耕种时,我家的几分自留地也得同步整地、施肥、下种,但不能占用队里劳作的时间。那些天,天不明母亲就得起床,往地里挑家里养猪积下的猪粪。自留地在村里的南坡上,挑着满满两箩头猪粪的母亲,一溜小跑似的上坡送粪,一送就是十天、半个月。吃了早饭后,她再去队里的地里劳动。下午下工后,又会去自留地里行(hang)粪、翻地、整犁,直到天大黑才回家。学校放春假的几天里,我就是母亲的小“跟班”,在一个七八岁男孩的眼里,我见证了一个强大、有力的母亲,勤劳、艰辛持家的“十二时辰”!

春播的时候,村里人下工的时间,取决于一定量的地块是否被“种住”(种完)。拿种玉米来说,挑圈粪、刨种坑、点圈粪、点种子、覆种坑等“一条龙”的农活,哪个环节都得跟上,只要有一个环节脱节,“前晌”(上午)过晌,“晚西”(下午)下黑是常有的事。因此,中午上地直到下午一两点才下工是常有的事。有时过了晌,生产队长看到种地任务还多,偶尔会买回几十个蒸馍当“干

粮”,让大伙“压压饥”。干粮买回后,队里的二三十号人围过地头,谁也顾不上“讲卫生”,刚刚舀过圈粪的手,用地里的土搓搓,就拿起白花花的蒸馍赶紧吃!劳作过晌的那种饥饿感,当时十分难受,但现在我却十分怀念:步入中年之后,生活呈现丰衣足食态,“打卡式”的工作生活节奏,很少有“到点不吃饭”的情形,因此很少有饥饿之感,偶尔出现一次,我却将此当成了难得的“享受”。

那时母亲的饭量很大,尤其是在春季。太行山区的早饭,都是玉米圪糝粥饭,中午是小米焖饭,晚上是调和饭。我家也是这样。我对家里中午吃小米焖饭的记忆深刻:中午时分,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后,就会捅开火,坐好大铁锅,添满清水,让我拿柴烘火,这时,我家屋顶的烟囱就会冒出缕缕青烟。母亲则会洗几个土豆、切成条状,等锅开后,将土豆条和一碗浆水菜下锅,稍煮一会儿,下入小米,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,将饭焖熟。有时母亲会从地里挖些野小蒜、山韭菜腌制调味。这样的小米焖饭,母亲能吃三大碗,我也能吃两大碗。也许,我今生对小米饭的偏爱,也来自从小跟母亲养成的食性吧。如今生活富康,每周也总要吃一两次小米焖饭才行。原先家里还有母亲也爱吃,但自去年她去世后,只剩我一个了……

气温升高了,春风离去了,夏天来了。今年的这个春耕时节,没有了母亲的身影。母亲名下的责任田也交回村里了。“五一”期间,我只能将院子里的小菜地整理一番,打算买些蔬菜种子种下,期待着夏秋收获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山西省壶关县人民法院）

起的人们开始新的一天打拼了。此时，我深刻体悟到，健康太重要了。所谓经历病痛的人，才有资格悟人生，信然。

好不容易熬到天亮，早上9点我来到手术室外等候。等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更考验一个人的耐心，直到11点40分才轮到我进入手术室，妻子叫醒我时已是12点20分了。迷迷糊糊中，妻子问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今天星期几？在医院做手术呀，今天星期五，我答。之前我们约定，手术醒来她提几个问题，检验我究竟变没变傻。看我状态良好，她与护工急忙推着手术车送我回病房。

从下午1点开始打吊针，黄色的、红色的、白色的输液瓶一大堆，当药液一滴一滴浸入身体时，开始我还有心思慢慢数数，后来心烦意乱，巴不得早点结束，时间仿佛停滞不前，直到深夜12点才输完液。医生告诫中途不准进食、不准饮水，口干舌燥还能忍受，更恼火的是饿得心慌，睡得肩疼，简直度日如年。难怪有不少人说，当你贪欲滋生时的时候，请到医院、监狱、火葬场走走看看，很多东西是无法用金钱换来的。一次小手术，我感慨良多。

第二天，主治医师询问我的病情后同意出院。办理完出院手续,我和妻子匆匆离开医院打车回家。一路上,冬阳正暖,新鲜空气扑面而来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）

瑟的背影。雨中忽明忽暗的烛火，让四周的景物都开始模糊起来，幽幽寒风衬托眼前的朦胧，仿佛尘世间的一切都归化成没有边际的虚无，而我，便这样傻傻地伫立其中，于一声轻叹间，入了尘世。

走过了时间，却无法走过记忆。这些年来，我常常做着同一个梦，梦里，外婆没有离去，她就在我身边。可梦醒，只留下无尽追忆。这些年来，我极少与父母回乡祭祖，我害怕面对冰冷的老屋，苍凉的墓碑。想起外婆了，便一个人躲在房里，用键盘轻轻地敲打些怀念的文字，那字虽然很浅很浅，却依稀可见泪水的痕迹。因为字里行间，曾经的梦想，远去了，灿烂的笑容，消失了，遗憾的尘埃，落定了，所有过往的痕迹也都烟消云散了。儿时的记忆，零零碎碎地重叠于旧梦中，该想起的总在不经意间忘记了，而本该忘记的却反复地纠缠于幽梦中，如烟雾般，若隐若现，挥之不去。不知不觉间，父母发梢间多了几丝透明的苍白，我的梦里少了几回真切的欢笑，眉间高高扬起的美丽也慢慢化为忧伤的灵魂游荡于指尖。

指尖触碰到门沿的青苔，湿而凉，空气中，雨味丰盈。我不是个喜欢雨的人，连绵的阴雨远不如阳光明媚的好，但人生又能有多少神清气爽的艳阳天呢？眼下这故乡的老屋，这清冷的山雨，反而更能让人远离俗世的喧嚣，冷静地回顾亲情的珍贵，理清未来的思绪，领悟生活的真谛。站在老屋里，我想起外婆曾说过，人活着就是为了看人，一代看着一代，看人来，看人走，做人就是要看透。的确，“朝云聚散真无那，百岁相看能几个”，一声珍重，谁都无法逃脱分离的结局。无论过程多么的繁华，最终还是要曲终人散，回首相望，尘世间的种种，都不过是轮回中上演的美丽风景罢了。

问佛：若一口气不来，身将归何处？佛不语。如果连佛也无法确定人最终将神归何处，人就应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生活，好好善待身边的人。这世上有许多在至亲走后极尽所能行善尽孝者，可除了安慰自己的心以外还有什么用呢？行孝应及时啊，可惜知人易行，能做到的人实在太少了。

暮色冷雨中，我再次回望故乡的老屋。那一刻，我明白，此去，外婆已离我越来越远；此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

（作者单位：福建省邵武市人民检察院）



暮色 阿筠摄影作品

醉拍春衫（外一首）

汪宇堂

草拂霜尽，鸟鸣花舒，旧香枝头笑舞
寒梦重忆联响，醉诗吟破苍庐
黄莺紫燕，遥相对，晚风晨露
芬芳处，千树竞秀，恍见雪魂冰骨

试吟瑶山觅银篴，却将乐匠作芳榭
寄语古倡桃伴，勿忘风雨旧途
三郎笛哑，倩谁与，幽园情语
看云霁，林疏月浅，独摇玉影归处

春夜

月照阆苑飞银浪，
云横夜空隐碧霄。
春雨未解玉人娇，
残霜醉醒芳草寥。

洒满一树明月，
无意摇碎琼瑶。
休将红紫窗前绕，
梨花静报春晓。

（作者单位：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检察院）



杨占广

篱落疏疏

每次在古诗词里见到“篱落”两个字，思绪就飞到了从前。

特地查了现代汉语词典，篱落的意思就是：篱笆——用竹条或者树枝编成的栅栏。但是两个词的味道明显有异，篱落——看见了，读出来，想一想，都能洋溢着古典的美感。

这美感，专属于安然恬静的田园生活。童年和少年时的乡村，户户皆在篱落里。篱落大多围着家前屋后的菜园子。篱落通常不高，三尺左右，它阻挡的，其实并不是人，而是鸡鸭鹅这些爱偷嘴的小家禽们。

篱落里的小小世界，一年四季变换着各式景象，其中最生动美好的莫过于夏时了——有菜，有草，有花。菜是主角，草是反派，而花呢，是“彩蛋”。

菜都是农家最常见的：豆角、辣椒、西红柿、黄瓜、冬瓜、青菜……每一处篱落，都是一座蔬菜的博物馆；每一种蔬菜，都在夏天怒放出沸水般的旺盛生命力。它们把自然界无数种颜色都穿在各自的身上，即便同样是绿色，也要在一场大雨或者一个星光满天的前后，依次呈现出浅绿、深绿、绿得发黑。它们的生长姿势，也像演绎着人类社会各式各样的生存法则：豆角需要树枝搭成的架子扶持，丝瓜沿着细绳四处游走攀至高处，冬瓜在绿藤掩映间与世无争地酣睡，辣椒把果实系于腰间，秋葵将果实举过头顶，韭菜前赴后继地割了一茬又一茬。

篱落里是要有草的，就像戏剧里不能缺反派，有了草，有了竞争，那些菜好像被逼出了更强大的生存能力；有了草，农人们就有了更多走进篱落的机会，每次都是把草连根拔起，扔在篱落外的土路上接受烈日暴晒。但奇怪的是，无论拔草有多勤劳有多狠，过不了几天，总有些草又会冒出来。

篱落里还有花，不是人们栽种的，它们怎么来的，也是个谜，或许只有飞鸟知道答案。这些花大部分都是野花，像牵牛花、矢车菊、打碗花，它们大多长在篱落的边缘，牵牛花干脆缠绕着篱落并将花朵探出很远，为整个园子添加了灵动乃至调皮的因素。打碗花是一个有趣的名字，小时候大人们说别糟蹋这些花，不然是会打碎碗的，彼时深信不疑，但现在想来不觉莞尔。

最美妙的，是下雨天的篱落。我们穿塑料薄膜剪裁成的雨衣，站在园子里，天之水四面而至，打在枝枝叶叶上，窸窣窣或是噼里啪啦地合奏着自然之曲，天地安静，雾气蒸腾，仿佛能听到植物们畅快的呼吸和拔节的声音。一旦云去雨歇，那些蜜蜂和蝴蝶总是最先得到消息，抵达园子里上下翻飞，即便是最木讷迟钝的人，见此也不免眼前一亮心里透爽了。

所以，真的难怪古时的大人物们要把篱落入诗入画。篱落，不仅是农耕年代里最有审美情趣的标志物，也是放牧心情旷达心胸的“培养皿”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省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）

小手术

牟伦祥

单位组织职工体检,医生建议我这个年龄应该做一个无痛胃肠镜检查。询问做过的朋友,在得到肯定答复后,我毅然决定自掏腰包增加此项目。

麻醉评估后,医生安排我周六早上检查,必须有家属陪同。遵从医嘱,经过一夜的排泄,肚腹空空如也。第二天一早,妻子陪我走进检查室,我心里有些忐忑,因为之前听人说过,麻醉对智力有影响,但为了身体,我顾不上那么多了。躺上检查台,随着麻醉药液注入血管,前一秒我还在与医生交谈,后一秒感觉睡意突然降临,眼皮打架,一心只想睡觉,接着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医护人员叫醒我时,才知道已检查完毕,只觉得头脑有些恍惚,脚步踩不到正点。休息一会儿后,妻子扶我走出体检室。

一周之后,我被告知体检结果,大肠有0.2至0.8cm息肉16枚,建议立即切除。医生还说,大肠息肉具有一定的癌变倾向,癌变几率高达10%左右,最好还是做手术。听到“癌变”两个字,我感觉身体凉了半截——平时健康无恙的时候,不会有恐惧和无力感,而这一刻就都真真切切感受到了。

医生的话如同圣旨,我不得不听。经咨询,做此手术要到总院消化内科,须住院3天。有同事知道后,劝我等一段时间再做,因为检查身体才麻醉过,怕吃不消,妻子也担心我变傻。但我想到妻子即将要去照顾外孙女,今后做手术无人照看,权衡利弊,我决定立即做手术。

抗疫期间医院门难进,层层设岗,需要查验行程码、健康码和核酸检测报告,弄得我手忙脚乱。进门之后,大厅人声鼎沸,人流如织,从未住过院的我,找不着北,如无头苍蝇四处乱撞,好在导医和志愿者不少,很快摸清了门道。

找医生挂号诊断、麻醉评估、护士安排床位、手术排轮子,在住院大楼爬上爬下,手续办妥后已是下午1点了,我终于住进了11楼病房。

病房里有三个床位,只有临窗位置住着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大爷,老伴在服侍。我走进干净整洁的房间,一股消毒药水味直冲鼻孔,洁白的床单、洁白的墙壁、洁白的医护服使我产生白色恐惧,心里惴惴不安。大娘看出我的窘态,快言快语说,你这小手术,不用怕!今天早上出院的那

老屋与外婆

吴咏虹



手指上装成妖精把更小的孩子吓唬得哇哇直哭,竟也莫名的痛快!每次一捣蛋完,外婆就扣去我当天一个包子的零食,将我锁在老屋里抄写课文,若抄得好,她又会把热好的包子端出来,再冲一袋父母寄来的奶粉,可把我高兴坏了,她呢,一边叨叨地教育我莫要再顽皮,一边把满是皱纹的脸慢慢笑成了一朵花。

我是这样在老屋长大的,整整七年,把最浪漫的童年定格在这里。我热爱着这屋子里的每一砖每一瓦,就连横梁上透下的缕缕阳光也觉得像洒在地上的碎银子,异常美好。儿时总觉得老屋的窗外永远是湛蓝的晴天,但自外婆走后我对这的印象就

停留在那个昏暗嘈杂的傍晚,哀恸的哭声让我意识到外婆永远不会回来了,三月阴冷的雨打湿了我的脸也冰凉了我的心。

我们在荒草丛中搜寻到祖先的坟墓,除草整修,烧香祷告,鞭炮呜呜,这种氛围轻易地勾起了一种感怀和忧思。拜完后,我和母亲缓缓走去老屋,那里是外婆老去的地方。

老屋并没有完全塌,多年的荒置使它的骨架上爬满了各种野生的植物和蛛网,落寞萧条。印象中,老屋似乎很大很大,屋前屋后的院子足以让我跑上好几圈,可不知为什么,荒废了的老屋显得特别小,小得让我竟有些陌生。想这许久以来,老屋寂静无声地在村北边等候着,任由昔日的繁华褪尽喧嚣,是何等孤单!我想起外婆,她与老屋一样,在年近之际也同样静静地等待远方的我们归来,盼着再看看我们,大概把眼都盼穿了吧?

老屋从前地势就低,接连两次洪水把所有家当都洗劫一空,留下的只有斑驳的泥污和黄土。邻居在几年之间都搬走了,少了人迹,多了荒草,处处是破败之境。我环视着老屋,那曾经无比熟悉的墙垣、灶台、窗沿,都流转着外婆的影子。屋前的老樟树听说是外婆儿时就种下的,已稀稀疏疏不再繁茂,原本枝丫上舅舅给我做的秋千架早已不知所踪,空留着发黄的绳索。母亲说世事就是这样,人都是走了还要身外物做什么呢?

回忆渐渐地缩短了时间的脚步,寂寞的光影,盘旋在苍茫之上,浅浅在心头蔓延。我站在屋檐下,听着这冷冷细雨,对外婆的怀念渐渐泛起。偶然间两行泪汨滴落,遥望远方,雨幕依然长如丝线,紧锁心境。天渐渐暗了,雨渐渐密了,青黑的远山,疏落的房屋、牛圈,还有那竹园都在朦朦胧胧之间肃穆无语,如虔诚闭目的高僧在默默修行。只有那不知谁家的公鸡,还形单影只地走进雨幕,边拍打翅膀,边钝钝地叫着,点一点头,又叫一声,一声比一声低沉,放眼望去,寂寞的街道上,三三两两是晚归人沉重的步伐,萧